

## ● 专论

## 人文主义：统一多样性的基础

〔美〕克雷斯·瑞恩 文

王蔚译

哲学家们使用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语词来表达人类经验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元素间的紧张和共存状态。他们也用许多其他术语来指代生活中同一个矛盾的不同方面：同一性与多样性、静止与运动、秩序与混乱、永恒与瞬间、同与异。尽管在具体经验中这两个维度密不可分，但是哲学家们却倾向于削弱其中一方的终极意义，而仅仅认为另一方才是现实。柏拉图即是如此。他赞美一，假设存在一种包含永恒不变形式的先验领域。他认为人们应该尽量规避个人现象的变动，即无意义的“多”。对柏拉图来说，真善美是超乎历史的普遍者，而它们的纯洁性则受到历史特殊性的威胁。今天，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而否认存在着真善美的持久标准。他们只看到历史的特殊性、偶然性和主观性，即柏拉图认为涉及无意义的存在元素。后现代主义者抛弃了高等秩序或意义的概念，为多样性而欢呼雀跃，提倡对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宽容，主张生命并没有共同的人性核心。

这些针锋相对的思维方式正体现了美国人文学者和文化思想家欧文·白璧德(1865—1933)所称的“形而上的一”和“形而上的多”。<sup>①</sup>这两种哲学，倾向于削弱、贬低或者忽视两个生命维度的

<sup>①</sup> 欧文·白璧德著《卢梭和浪漫主义》第73页(新不伦瑞克和伦敦 Transaction Publishers 出版社1991年版,首版于1919年)。白璧德是哈佛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教授。